



想象

昨天，我和朋友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某书店里。站在关于神秘主义的书架前，我的朋友在寻找葛吉夫和鄂斯宾斯基的作品，他突然说：“看看这一切的想象。”

我们面前是一系列的书籍，其内容令人困惑，有关 UFO 着陆和隐瞒的书籍，控制做梦，与守护天使沟通——数百个各色的主题。我们断断续续地浏览，同时讨论了这些作品的价值，并得出结论：这些书会把读者带入更深的想象和虚幻，远离真实的自己。

想象有两个层面的意义。一是“创意”的想象力，我们需要它创造任何东西——无论是蛋糕，绘画还是吊桥；另一个第四道体系里用到的术语“想象”。此类的想象是指某种状态，其中人的想法被不存在于当下的东西所占据，那些想法也可能永远不存在。鄂斯宾斯基称之为“不受控制的心智活动”。虽然这类想象似乎是无害的，但却侵蚀了我们当下于生活的可能性，侵蚀了我们真正经历生活的可能性，根据第四道体系理论，那些才是创造灵魂的基础。

我们的头脑是个电影院，不断播放与现实几乎无关的电影。我说“几乎”，是因想象往往是基于一丁点的现实。我们可以弹一会儿吉他，然后想象自己是下一个明星。“我们真的在想象自己，”鄂斯宾斯基说，“我们不是我们想像的自己。”更糟糕的是，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在“负面的想象”里，那是不健康的自我折磨，我们预想着灾难，羞辱和疾病，想象着一场车祸，一个搞砸了的面试，或者半夜翻窗进屋的人。

我观察到我一直处于关于未来的想像里。当我离开房子时，我想象着我的自行车是否被盗（从来没有），然后我骑车到轨道交通站，我想象着错过了车，或者将会是迟到。在车上，我想到了走进大学的路，然后是关于我的同事如何迎接我，等等。想像永远是关于过去或未来，永远不会是现在的时刻，它可以形成我们生活的结构，除非我们找到一种方式来摆脱这种心理状态，回到现实，回到当下。

当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现想象，看到它是什么，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想像里逃脱。然后，人才会意识到需要找到有老师，以及对抗想像的同伴。从一个角度来看，清醒意味着从想像中逃脱出来，当下地活着。从此，工作自己才能开始。正如鄂斯宾斯基提醒我们的，“没有工作可以在沉睡中完成”。

Alan Burnside